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一十四)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一十四)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覬欲也幸

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覲音踰又音諭〔補注〕王文彬曰語本左桓二年傳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字百官有司

奉法承令呂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

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

先謙曰政讀曰征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補注〕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而趙相虞卿

棄國捐君，呂周窮交魏齊之厄。

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爲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呂赴平原之急。

師古

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僞侯命，代晉鄙爲將，而令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矯安釐王命，僖字雖與釐通，而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僞侯也。

皆呂取重

諸侯，顯名天下，搃拏而游談者，呂四豪爲稱首。

師古曰：搃，捉持也。拏，古手觸字也。四豪，卽魏信陵以下也。搃音尼。〔補注〕錢大昭曰：拏當作堅，注同。

於是背公死

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

濞、淮南皆招賓客，呂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

閭，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

悔也。

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賁、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

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補注〕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刪。何焯曰：此言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班生以季路仇牧爲可少也。華嶠失其本意，譏以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疎矣。蘇輿曰：與猶謂也。言游俠自謂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古書謂與多互作，其義同也。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王在上，視之呂好惡，齊之呂禮法，氏曷繇知禁而

反正乎。

師古曰：視讀曰示。縣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

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

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補注〕蘇輿曰：莫猶無也。下文然莫足數同。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

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蘇輿曰：禮檀弓鄭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廣雅釋詁：魁，主也。顏以爲凡根本之稱，意是而微隔。班氏父子以謂史公序游俠，則

退處士而進奸雄，故別譌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自孤懷，觀其與少卿書云：家貧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云云，意可見矣。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補注〕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王念孫曰：案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

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銛之也。今本銛譌爲銛。史記作飲。飲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飲而德之。章注飲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興之言喜也。飲也。正義引爾雅飲喜興也。今爾雅作厭。熙興也。是飲爲喜也。飲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厭矣。見上注。小雅鼓鐘篇鼓鍾飲飲。毛傳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本作飲也。

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

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晉灼曰。輶輶也。輶牛小牛也。師古曰。輶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大牛

當輶。小爲輶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井是挽輶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輶輶下曲者。先謙曰。官本注輶作輶。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既陰脫季布之厄。補注先謙曰。

事詳布傳。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呂東莫不延頸原交。楚田仲呂俠聞父事朱家。自呂爲行弗及也。田仲

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呂商賈爲資。劇孟呂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傳音張戀反。

補注先謙曰。史記東作車。此形近致誤。卽如本書作東。當從東字斷句。將屬下讀。不如顏說也。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

已。師古曰。已。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補注宋祁曰。漸本無軍字。王念孫曰。漸本是也。條侯以太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寶嬰。

語終辭。

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御覽兵部六。後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

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陳周膚亦曰。豪

聞。師古曰。睢音閑。補注。先謙曰。史記。膚作庸。周姓。陳人也。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補注。先謙曰。誅。睢氏見郅都傳。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

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補注。先謙曰。史記。寒作韓。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字翁伯。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補注。蘇輿曰。許負。相周亞夫。見亞夫傳。解父任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粵。俠也。三輔

謂輕財者爲粵。徐鍇注。任俠也。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解爲人。短小精悍。漢書移短小二字於後文。又改精字作靜。王念孫曰。靜與精同。藝文

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不飲酒。少時陰賊。感

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槩作慨。感槩卽感慨也。顏作節槩。解非。史記無感字。蓋脫。不快意。所殺甚衆。曰。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

借助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藉下云。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編。狼藉。藉下云。簿書也。古書藉藉。借通用。本書藉藉亦通作。往往雜糅。各依文義讀之。顏以藉爲古藉字。則非矣。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臧

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補注〕劉放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王念孫曰。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剽攻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王念孫曰。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補注〕沈欽韓曰。若及也。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呂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爲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

救也。矜恃也。〔補注〕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先謙曰。官本注。恃作持。又音五懈。土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補注〕王念孫曰。顏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本。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

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先謙曰。王謂本作卒是也。然當作卒暴解。不訓終。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盡爵曰醺。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醺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曰負。與人飲使之醺。非其任。彊灌之。〔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嚼與醺同。說苑尊賢篇善說篇並作嚼。荀子榮辱篇作嘍。恃也。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亡去是。此誤倒。解姊怒曰。呂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翁伯之義。

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亡去是。此誤倒。解姊怒曰。呂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翁伯之義。

棄其尸道旁弗葬。欲召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召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

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補注〕臯其姊子。〔補注〕先謙曰：言歸罪死者。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

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

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尉史曰尉史，蓋更

史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爲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爲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

〔補注〕先謙曰：箕踞者，怪問吏。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

閒，召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閒爲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補注〕解謂仇

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

洛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

自隨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爲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

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曰：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

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

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補注〕蘇輿曰：史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如淳云：不相中，猶言不相當合。此云不中訾者，言其貲少，不合數也。索隱：貲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下云不中徙，猶言不合徙也。顏訓爲允非。吏恐，不敢不徙。衛

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補注〕周壽昌曰：青素謹畏，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郭解兩人，尙有咸宜，亦因青言上爲廕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

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軍下有爲言二字。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師古曰：禹塞其

送，不令解得之也。禹與隔同。〔補注〕先謙曰：史記禹之作舉徙解，與此義異。解兄子斷楊椽頭。〔補注〕先謙曰：椽當爲掾。本書從手從木之字通作。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已，又殺楊季主，是解所殺也，與此異。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先謙曰：夏陽，臨晉，並馮翊縣。夏陽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臨晉，今同州府大荔縣治。臨晉籍少翁，

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

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補注〕先謙曰：爲，作也。言犯法所作之事。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

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

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臯甚於解知

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補注〕周壽昌曰：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伋父楚，蜀郡太守，是解曾孫，伋開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俠義而藏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自是之

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公仲。太原魯翁孺。〔補注〕先謙曰：史記魯作爾。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補注〕先謙曰：史記陳作田，亦同字。雖爲俠，而恂恂有退

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它

古他字。〔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先謙曰：史記作趙他羽公子，索隱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先謙曰：官本注在徒下。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

迺鄉者朱家所差也。師古曰：鄉讀曰響。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補注〕陽夏公曰：案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勵宗萬曰：案萬字從草，從禹，急就篇萬段卿。師古注：萬亦耦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

曰：耦惟師氏，漢有耦章，今各本或作萬章，非是。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

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

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戍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

故郡。〔補注〕宋祁曰：越本無徙字。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欲召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

故，章歎曰：吾呂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補注〕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呂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鳥飛

反鄉，免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蟄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並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石君家破，不能有呂安也。

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愛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召爲福邪？諸公召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

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服注非也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管灼注此二人作

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齊召南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年也此在河平中微未合箭張回尊傳作翦張禁翦與箭字近而譌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

愛重之共謂曰呂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

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

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盡入其門咸

得其驩心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歸世稱五侯歸北堂書鈔引字林云歸雜肴也

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曰

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

補注蘇輿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諸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譚況

乎文士可妄談哉

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

不伸。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事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補注〕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齎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斷其句云監。

護官貸耶。劉攽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召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

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

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

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召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召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

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召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

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

爲前輝光。

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爲之。輝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

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教，賓客益

衰。至王莽篡位，召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

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櫨下，稱賤。子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

〔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之。字周壽昌曰：賤子稱始此。

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

師古曰：鄉讀曰嚮。

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音林曰：邑字公子也。初。

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

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

師古曰：博，六博，突圍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碁作棋。

數負進。

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賂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補注〕朱一新曰：注一說是下文故有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之語。謂事已更赦，則向所負博進宜不必償矣。

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

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

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舊著恩之深也。〔補注〕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臚，自不犯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錢大昕云：博進之進，本作費，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不諱。且戾悼二閹未上尊號，當時臣民本無避諱之例，非由追書之故也。

遂於是

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

〔補注〕先謙曰：初元元年爲京兆尹，二年爲廷尉，三年卒。

見公卿表。

遂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曰廉儉自守，而遂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

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

如淳曰：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

〔補注〕王先謙曰：上讀曰尙。

而遂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令而

罰之也。適讀曰通，此下皆同。

侍曹輒詣寺舍白，遂曰：陳卿今日曰某事適。遂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

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補注〕蘇輿曰：據顏注，又當本作尤，尤又聲近而誤。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

呂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隴州西五十里。

久之，與扶風相失。

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

注〕錢大昕曰：馮翊，扶風，皆官名。後因以爲郡名耳。韓延壽傳：民有骨肉爭訟，皆在馮翊。當先退薛宣傳：馮翊敬重令。朱博傳：馮翊欲酒，彌恥。救拭用禁。楊惲傳：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蕭育傳：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弟六，裁自脫，何暇欲爲

左右

言。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

師古曰：嘗讀曰嗜。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館云門之館，謬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嘗有部刺史奏事

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

師古曰：霑，音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補注〕沈欽韓曰：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義：事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詣京師奏事也。

母迺令從從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補注〕先謙曰：

下從字誤。官本作後。

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

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英篆者，陳遵所作。

主皆藏去，呂爲榮。

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補注〕先謙曰：去卽弄字，說見蘇武傳。

請求不敢逆，所到衣